

## 想起

## 那只小精灵

□赵志邈

“物华难为四时留，寒叶纷飞下远丘。最是林中情义鸟，枝繁枝总开喉。”每当听到麻雀在树枝头上或屋檐上鸣叫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默诵起来。这是因为，麻雀曾经走进过我的生活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向往着抓几只麻雀来饲养，但总是实现不了。后来，老师对我们说，麻雀对人类来说，既是益鸟也是害鸟，益的是它能抓食有害昆虫，特别是鳞翅目害虫，对农作物生长起到保护作用。害的是它在抓食有害昆虫的同时，与人类争粮食。所以，我们曾一度把它们当作“四害”来对待。不过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实践证明，麻雀的益大于害。他还告诉我们，麻雀性情暴躁，不适合笼养。从野外抓来的麻雀，关进笼子，就会绝食而亡。而且，麻雀形不惊人，貌不压人，声不迷人，本来就无观赏价值。所以，大家不要轻易去捉。从此，我就绝了养麻雀的念头。

然而，想不到的是我成年后一次与麻雀邂逅，迫使我重拾起了这一念想。那是初夏的一个傍晚，临近下班时分，天空骤然暗了下来，紧接着就是电闪雷鸣、大雨瓢泼。我赶紧去关办公室的气窗，走到窗边还未提手，只见一小团东西随着雨水从气窗口滚落到地上，随即发出“叽、叽、叽……”的叫声。这不是一只麻雀吗？我关好气窗，打算从前门把它驱赶出去。然而，当我转过身来时，发现它浑身颤抖，身上的羽毛全湿透了，仔细看，翅膀上还有一道伤口。它看着我，一股儿地叫。“哦，这还是刚出窝的小鸟，你看它的嘴角颜色还是黄的。”我的同事过来看了

一下说。“怎么办？如果把它扔出去，它不会飞，又没有大鸟来照顾，一定会死的。”我说。“那只有你暂时把它养起来了。”同事说。“能养活吗？”“能，未出窝或刚出窝的小麻雀是能被养活的。”同事肯定地说。接着，他就教我如何饲养。在他的指导下，我对这只小麻雀进行了处理。首先用温水洗去它身上的泥沙，并用盐水清洗伤口，然后，用软纸把羽毛上的水吸干，最后找来一只干净的小纸箱，里面铺上废纸，把它置于其中。果然，它就不再颤抖了。接着，我用镊子钳夹着碎面包给它喂食，想不到它非常配合，居然食物还未靠近，嘴早已张得大大的，吃起来似狼吞虎咽。给它喂饱食，雨也停了。“把它带回宿舍吧。”同事说。于是，我带着它下了班。

从此，这只小麻雀就成了我的小伙伴。在我的照料下，一周后，它翅膀上的伤口愈合了，而且喂食时还会自行啄食。这下，我终于放下心来。我专门为它制做了一只竹笼子给它安家。白天，我把笼子挂在寝室的气窗边，为了保证每天给它喂食三次，午休时我特意跑回宿舍一趟。晚上，我把笼子挂在床边让它陪着我入睡。我还常常去野外的荒地挖蚯蚓，或到臭水沟里抓蛆虫等，给它改善伙食。而它似乎也很通人性，一天比一天成熟。空闲时我打开竹笼门，让它在室内自由活动。它一会儿飞到门框上，一会儿跳到书桌上，一会儿又跳到我的肩上或手

掌上用嘴不停地啄，好像一个顽皮的孩子，玩累了又自动回到竹笼子里去休息。“这真是一只小精灵！”我常常在心里感叹。

两个月后，它的羽毛已经长得很丰满，而且整齐有光泽。它俨然成了一只大鸟，行动上也更通人性。这时，我接到单位通知，需要去外地高校进修，一个月后启程。“是应该让它回归自然了。”我心里嘀咕着，但在情感上还真有点舍不得。

没办法，第二天我把它喂饱了，然后，把竹笼子放到室外的窗台上，打开笼门，让它自由进出。开始，它跳出来，在窗台上来回走动，后来拍拍翅膀起飞，但不飞远，只飞到旁边的一棵香樟树上，在树枝上稍停一会，又飞回来，最后还是钻进它的竹笼子。真是“驯雀飞还下，游鱼去自还。”看来，让它离开这个家还真不容易。

翌日，我把一小碟饲料直接摆放在窗台上，藉此减少它对竹笼子的依赖，结果引来了不少周围的野麻雀来争食。从此，它与那些野雀有了接触。渐渐地，它飞出去的次数增多了，离开竹笼子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一周后，它就很少进竹笼子了，只在早上、中午和傍晚时分领着那群野雀来窗台进食。“估计它和野雀们住在一起了。”我想。但我还是坚持一日三次在窗台上为它们投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来窗台进食的野雀越来越多，终于，我很难从中辨认出它来了。但我坚信，它一定在其中。

一个月后，我收起窗台上的竹笼子和碟子，踏上了去外地求学之路。从此，我和它彻底分开了。

后来，每当看到麻雀或听到它们鸣叫，我总会想起它。尤其是我进修结业回来后，每当站在宿舍的窗台前，更会情不自禁地默诵起咏雀诗来。是的，在这儿曾有一只小精灵陪伴过我，但它不属于我，它属于自然。

## 三月田家春

□马云才

雨刚霁，在三月一个明媚的清晨，我漫步郊野，那雨后的田野一片春色，不由得我从内心里惊呼了起来。

驻足细瞧那一畦畦的豌豆，茎叶是嫩绿嫩绿的，花朵是白白的，豆蔓吐得长长的；每一棵豌豆的茎、叶、花、蔓皆缀满了晶亮晶亮的雨珠，像刚出浴的佳人，看了真叫人爱煞。

小麦的单色调并不怎样讨人嫌，风吹过，它那连天的绿海，就会自然地使人想起文人笔下“麦浪”两字。那麦浪的鲜亮油绿，即便是盲人临此，仿佛也能够即刻光明了起来。

大白菜刚应景罢，青菜正春风得意。还有那不起眼的韭菜，割了又抽，割了又抽，占尽了四时好光景。

田间地头所有农作物我都如数家珍，但在诸多庄稼中，最让人情有独钟的莫过于油菜花了。尽管三月还是春寒料峭，人们还裹着厚厚的冬装，然而那春风却浩浩荡荡地吹来，油菜花在刹那间，好像接到了天庭的旨意，一齐吹响了向春天进军的号角。远远望去，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几千亩的油菜花一同吐蕾怒放。嘿，这场面，好不壮观哪！

可一提起油菜花，我便想起了孩提时那一件不可饶恕的糗事。

那阵儿的晒场上堆满了刚刚收割上来的菜籽垛，成熟的菜籽荚经猛烈的太阳一晒，变得十分酥脆，稍一碰撞就会嘎然崩开，乌黑的籽粒便像子弹一样发射出来。小伙伴与我，在菜籽垛上玩起打地洞的游戏，你从这头爬进去，我到那一头钻出来，弄得菜籽荚像炒豆一样嘎巴响，撒得菜籽满地皆是。

一个壮实的农夫见此光景，火冒三丈，抄起一根两头尖的冲杠，往菜籽垛里一阵忽刺忽刺地猛捅。他一边捅，还一边喝叫：再不出来就捅死你！再不出来就捅死你！

我被吓坏了，躲藏在菜籽垛里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

后来农夫花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，到底把我从菜籽垛里搜索了出来。他是拧着我的耳朵一路拖拽到我家里去的，我哇啦哇啦地拼命嚎，父亲听了农夫的告状后，便立马狠狠地掴了我两记很响亮的耳光。我用手捂着被打得热辣辣的面孔，哭嚎得更凶了。

斗转星移，经常教训我的父亲已撒手人世了，而年年的油菜花依旧如约而开，还是那般金黄金黄，一直铺展到天边。

后来我进了学校，从课本上读到了一首古诗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读得心里发紧，似乎觉得这首诗是专对我而言的，是对我的一种警示和教育。粮食确乎来之不易啊，怪不得那个农夫要为此火冒三丈了，也怪不得我父亲要狠掴我的耳光了。

想起了孩提时的那一件糗事，直到今天我还在忏悔着呢。

总第7172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